

YINGRAO ZAI MEILI ZHONG

主 编：高洪波
副主编：束沛德 金 波

萦绕在美 丽中

韦苇◎著



ZHONGGUO ERTONGWENXUE DAJIASUIBI SHUXI

中国儿童文学大家随笔书系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FUJIAN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主 编：高洪波
副主编：束沛德 金 波

ZHONGGUO ERTONG WENXUE DAJIA SUIBI SHUXI

中国儿童文学大家随笔书系

萦绕在
美丽
童年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FUJIAN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萦绕在美丽中 / 韦苇著. —福州: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 5

(中国儿童文学大家随笔书系)

ISBN 978-7-5395-4945-3

I. ①紫… II. ①韦… III. ①儿童文学—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92529 号

萦绕在美丽中

——中国儿童文学大家随笔书系

作者:韦苇

出版发行: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http://www.fjcp.com> e-mail:fcph@fjcp.com

社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7 层(邮编:350001)

经销: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福建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福州市金山橘园洲工业区台江园 6 号楼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字数:157 千字

印张:15 插页:3

版次: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5-4945-3

定价: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联系电话:0591—83782242

目 录 Directory

第一辑 湮佚行迹堪收拾

我的文学开裆裤	3
难忘竹笋破土时	7
记忆中，那一片茫茫雪野	12
在我头皮上注解“栗凿”	17
默默地，我记念着一个敲钟人	20
祖母，蒲草的清香	24
“鬼灯”	28
open，你姗姗地来	32
嘀嘀嗒嗒的诱惑	35
暮投黄果树	39
竖行书写的固执	44
说起周末	48
萦绕在美丽中	53
序忆	56
31年前的《诗思》	61
我的三个斋名	64
散佚在白马湖畔的文学史叶	69
从文学一侧攀登达·芬奇	77

第二辑 倚得东风听鸟鸣

九二情思	83
笑眯眯的大师给我颁奖	86
台湾归来说耳坠	89
睡在台湾	92
台湾游学记	95
从郭巨埋儿说开去	100
洋古人怎样相信美	104
种个葫芦窗外挂	107
雪化掉以后变成了什么	111
《海的女儿》的几种解读	114

第三辑 心声掌声春潮急

任溶溶：位置在塔尖的文学	127
林焕彰：童诗的得道者	133
谢武彰：鸭子屁股歪在春天里	137
诗灯从岁月深处挂过来	143



胶东，你有个儿子是诗人	152
他们在水一方	157
没有人敢从这里摘走一朵鲜花	164
删除 50 年	166
古古采和乔巴，来自葡萄园星罗棋布的国度	172
谜底是懂事	175
感恩有你，感恩有我	179
就童诗事答记者问	183
引来杨唤拭我眼	197

不曾料它竟是儿歌	203
自己不拮据就什么都好说	208
这蓬胡子不是剃刀	211
我的比萨斜塔	213
被葡萄诱惑的是人还是狐狸	216
在新的支点上发力	220

附录

紫薇的燃烧	223
生命因燃烧而美丽	226
说我父亲和他的耕耘	232

第一
辑

湮佚行迹收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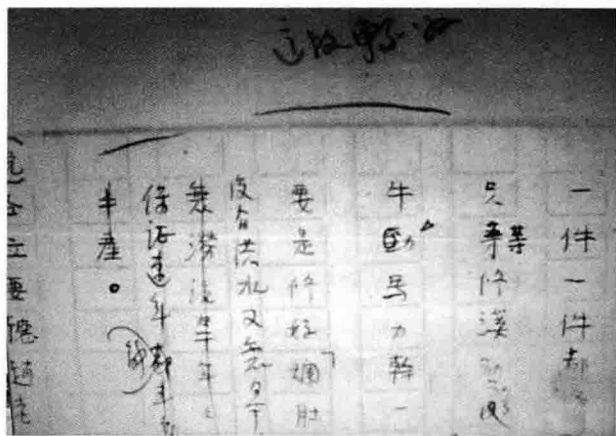


我的文学开裆裤



现如今，在我家乡，在我出生的那个村，上了年纪而还能下田还能到阡陌间走动的乡亲，还有一些，而像我这样，对于整个村的历史，关于抗日前后的村容村貌能说个一二三的人，已经为数无多。那时村落、田亩、丘坡、塘凹原来的模样，我倒还能一一明白地画出来。这是因为我到上大学才把我的户籍转离了我的出生地。往往是到青年时期才离开出生地的人，他们从乡间带出去的原生态最多、最完整，甚至包括乡音。这当中的文章，细究起来，是很长一篇哩。

我之所以对生我养我的村庄的房前屋后、远地近田、沟沟坎坎了若指掌，是由于我包养着自家的水牛。夏日溽暑的天气，不管有多么闷热，不管从地面蒸腾的湿气怎样的哄哄扑面裹来，让人感觉呼吸困难，我都得冲出去给辛苦在田间的牛割草，甚至还明明知道深草丛中时不时会蹿出黑乎乎的毒蛇来。我从小对牛的辛苦有真心的同情。这种同情让我生出勇气钻进齐肩的水稻田垄间，把田垄上的青草一筐筐割回来喂牛。我自己，我自己以外的家人、村人，虽然也有人以为这学生娃子能吃下这苦来，也够不容



韦苇手稿，毛笔字系编辑批语

易了，但大家都这样，谁不在劳碌？于是也就觉得这没有什么，这不算什么。谁要是真例外了，不以勤苦为荣，那倒是要被人侧目，被人鄙视。妈妈就是在那样的境况中把我生下，把我奶大，把我扶养起来的。

你用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
在你搭好了灶火之后，
在你拍去了围裙上的炭火之后，
在你尝到饭已煮熟了之后，
在你把乌黑的酱碗放到乌黑的桌子上之后，
在你补好了儿子们的为山腰的荆棘扯破的衣服之后，
在你把小儿被柴刀砍伤的手包好之后，
在你把夫儿们的衬衣上的虱子一颗颗掐死之后，
在你拿起了今天的第一个鸡蛋之后，
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

——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

夏季里、秋季里是这样，那么冬季里我该可以玩了吧。没有的事。冬季里我得给牛喂玉米秆。这牛半饱后，进食就不贪了，它的粗糙的长舌就拼命往外推搡我喂给它的玉米秆，这时我得把喂进牛嘴的玉米秆顶住，得把右手大拇指塞进牛嘴里，挡住牛舌正使劲往外推搡的秫秸。这是一项很磨练性子的农活。

伺候牛的活路虽累且烦，但使我的童年和少年牢牢牵系着家乡的土地，那里的每一条阡陌，每一条阡陌上的每一棵草、每一株野花；每一条沟坎，每一条沟坎上的每一棵树；每一泓荷塘，每一泓荷塘里的每一拳饱满的莲蓬；每一条小溪，小溪里的每一条鱼。这使家乡的内涵对我来说不是概念的，不是笼统的，而是具体的，活鲜鲜的，水灵灵的，有绿汪汪、油亮亮的叶子和叶子间曲曲弯弯的菟丝。玩乐的童年我不消说是羡慕的，但老实说，只有嬉闹充塞的童年，在我看来并不是实实在在的丰富。

初中毕业的那个夏天，高中已经录取了我。我暑期在家，除了田间劳作，主

要操我的旧业——放牛、割草。我对应付农家劳务已经很熟套了。有一天，干活回来，出了大汗反而感到格外的舒爽，我突然没来由地觉得我可以给省上的《农民报》写几句什么，于是即刻调动我的韵文知识，把我自己在放牛割草中所获得的经验形象地概括成两句东西：

锄头生锈不入泥，
耕牛不壮难犁地。

这比兴一起，我已经觉得一章什么东西可以靠这两句站立住了。于是就接着编下去，编成了一首农人劳作的谣歌。果真是，很快，我就完成了构想，第二天寄往杭州。邮稿的信投出去，就这样，我干了一件有这个村起祖辈里就没有人干过的事，我的这个举动分明已经脱出了十里八乡以稼穡为本的农家常规，这破天荒的事竟由我来开始了，虽然我还是一个孩子。

过了20来天，《农民报》还喷发着油墨香味的报纸就来到我手中，一首正楷直排（那时都直排）的一长方块韵语，和我十几天前写的一模一样，一字未改

地印在了上头。顿时，我的每一个毛孔都飞扬着兴奋和快乐！这在我们村里绝对是破天荒的，我很想站到村口去对着蓝天白云欢呼！接下去的几天，我又再写再寄，又再登出来。神秘得有些神圣的报纸原来是这么回事，写稿和发表原来是这么回事！它原来可以跟我离得这么近的（不能说是这么容易的）！一个庄户人家完全陌生的梦从此生下根去、长上苗来。

不多久，不到一年，我就成了《农民报》的通讯员，杭州于是每隔旬日就给



1991年鲁光把颇见文学构思的
得意之作《观斗图》送给韦苇

我寄《农民报》的通讯员学习资料来。后来又给我寄通讯员内部辅导刊物。如此一来二去，我两年不到就成了“老把式”了。这时，我才开始给《浙江文艺》寄诗歌稿子，先寄给它时用真名，后寄给它时用笔名，结果，真名、笔名在同一期上发表出来。

1951年，我14岁，我那“锄头耕牛”的诗，在远离城市的浙中相对贫瘠的土地上，在闭塞的不开化的乡村语境中，作为我的第一条文学开裆裤，作为头一下踢出去的文学步子，在同龄人中间，是应该不算没有样子的。问题在于，我的开裆裤时期好像持续得特别长，同正牌儿的文学相比，譬如与刘绍棠（那时刘是全国青年文学作者的偶像）的已经深入文学堂奥的小说《青枝绿叶》（一度被收入教科书，彼时刘绍棠本人还是青年）相比，我觉得我自己的东西显然还不是东西，像初生期的婴儿，与放大的幼鼠无异。

一年，又一年，何时算是结束了我的“文学开裆期”，我也说不清了。

刊载我的涂鸦的报刊虽说是层级一年比一年高增，甚至和大名家的作品前后上下相挨排列，但今天看来，好像仍是没能与开裆裤拉开足够远的距离。

怎么说，开裆裤总是我的开裆裤，纵使我七老八十了，我与开裆裤那时的我，不还是同一个人吗？



难忘竹笋破土时



一位郭先生，一位叶先生，两位曾对我有过特殊眷顾、特殊勉励、特殊影响的东阳中学的先生，先后来做我高中时期的语文老师。

郭佐唐先生（后来以浙江师大教师身份参编华东六省一市组织的《汉语大辞典》）无保留地鼓励我，无保留地信赖我，对我“开小灶”，他也托我帮他誊清修改过的文稿。令我一辈子忘不了的是，语文学期成绩郭先生竟给了我98分。看着成绩单，我自己都觉得这个数字不真实——语文成绩可以破例打这么高的吗！我记得，我一个学期的语文考试成绩和作文成绩平均起来没有这么高。我寻思，郭先生就是要给爱学语文的门徒以倾向性甚至夸张性的鼓励，这有点像民国时期的校长聘教师，聘谁就是谁，不怕闲言碎语。郭先生对我的这种方式的肯定，于我一生的精神站立和文学行走非常重要。农家孩子在城里孩子面前自信力自来少小，自来欠缺，自来脆弱，而今这样一份权威性的关顾和勉励，不啻是给我的前程亮起了一支熊熊的火把，使我在文学道路上勇往直前。此后，关隘，挫折，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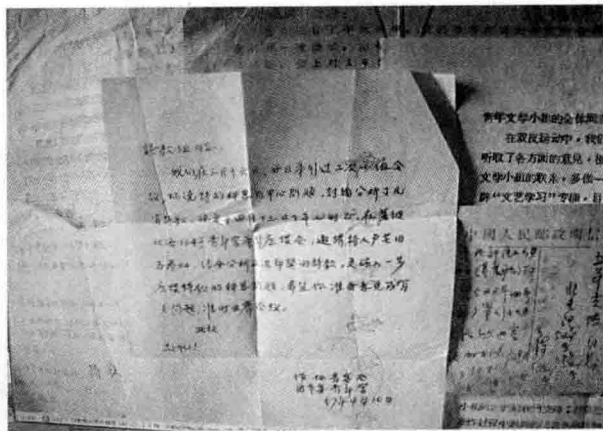
1955年夏童淑韶代表《浙江文艺》社

带韦苇到绍兴体验生活，2010年相见又讶又喜

难，对于一个好不容易赢得高中就学机会的我，已经都是可以排解、可以破除的了。“临行喝妈一碗酒，千杯万盏会应酬”，我想也就是这个意思。

接续郭先生来做我的语文教师的是叶柏村先生（先于我来浙江师大任教），他更是名闻遐迩的语文行家、语文教学的里手。他在宋词学方面浸淫甚深，在中学语文教育界有口皆碑。我考取大学那年，他被省教育厅点名调到省城去任教，于是没有上过大学的他却走上了大学的讲堂。叶先生的教育方式迥异于郭先生。他从来不用夸张的方式来鼓励我。不过他与郭先生一样默认我可以不按题作文，我动辄一次作文就用去半本作文簿。叶先生批阅作文是少有的细致认真，字、句、段，毫不马虎，用他童体书法毛笔批改（学生也被要求用毛笔写作），圈圈之外还有点，总批之外还有眉批，名副其实的一丝不苟。最令我难忘的是，我自以为已经“消灭了错别字”的作文，到他手里就会几千字里被挖出一两个错别字来。三个学期训练下来，我读书、报、刊就养成了一种“语文性阅读”，字、词、句、段、意、韵味、格调和行文作风，全方位地都有所获益，养成了批判性披览的习惯。

两位先生不约而同，评讲作文从来不拿我做例子，好例子坏例子都不从我的作文里撮取。一则是，我写的是小说，拿我说事没有意义；再则是，也是照顾我，免得我在班上反而被孤立被尴尬。这是一种默契性的照应，一种心照不宣，一种不言自明。我对两位语文教师的这种照顾，永远心存感激。两位先生却又不约而同地拿我的作文去参加全校优秀作文本展览。



1956—1957年上海作协和市青年宫组织的
市青年创作组发给成员的活动通知

竹笋破土，有的易些，有的难些。如若土块板结，甚者板结得一如石板盖在正要往上拱突的嫩笋之上，那么竹笋破土就会难乎其难，竟或会难到破土终无

可能。

1949年以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是文艺事业最核心的口号，遂而就延伸为文学作者队伍就应该由知识分子以外的工农兵组成。“工农兵”投稿不但投中的几率要大得多，而且还会备受关顾。难的是学校里的师生，他们在知识分子成窝成堆的地方，你写个什么，编辑不优先你不说，甚至先天地以为信任你就是信任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从而犯了办报、办刊、办社（出版社）的路线性错误。所以我就去装工农兵，把我邮出文稿的地址写成我35华里外的我的村，我的家里。如此一来，稿费也就随之往我村里寄。我又偏偏喜欢暗暗学人家鲁迅、茅盾、老舍、曹禺、巴金，玩个笔名，原来父母给我取的名儿是“韦光洪”（1998年电子汇款兴起，为了领取稿费的便当才弃用这个用了63年的乳名），绞尽脑汁、煞费苦心，择定了个笔名“乐草”（后来，还嫌不过瘾，又去弄了个笔名叫“乐楠”）。这么一来，稿费就寄到我老家村里“乐草收”了。“乐草”是谁？姓韦的村落里还有姓乐的呀？而邮递员偏偏格外负责，非要打听出这个“乐草”是谁来，于是到处问，闹得全村人都知道。后来邮递员解释说这是稿费，是写了文章、发表了作品才给寄来的赏钱，是省文联、是《浙江文艺》寄来的，是杭州汇来的。村里人这才猜，是“樟木虫”的儿子吧？我的父亲是独生儿，传宗接代是头等要紧的事，不可有万一的闪失，我祖母怕养不大我父



1988年山东教育报约写的童年回忆文字

（头像为韦苇初中毕业时照）

难忘竹笋破土时

萦绕在美丽中

亲，就去给我父亲认了离家百步远处的那棵百年老樟为娘，取名“樟木”，老辈村里人因此戏唤我父亲为“樟木虫”。如此，我不就是“樟木虫的儿子”吗！说这款可能是汇给樟木虫儿子的，那就是猜到我头上了。我父亲知道我初三时候就喜欢写个什么到报章杂志上去登，就说“那应该就是我的光洪了”。可是，人家邮递员觉得凭猜测就把汇单给了，总还是不稳当、不放心，没有投递到位，没有把这事办牢靠。直等到星期六下午，我回家去拿换洗的衣服，母亲问我，你是不是怪里古咚去弄了个名字——叫个什么“乐草”？我母亲不识字，这“乐草”二字说起来怪口生，是人家问了她多遍她才记住的。我回家，村里人都注意起我来，说写文章还有“笔名”之类的花草，说读书人弄来的事就特里特别，一时沸沸扬扬。我父母因此在村里被刮目相看。

省文联所办的《浙江文艺》多年一直给我寄送刊物，那包刊物卷的纸是一张作废的蜡纸刻印名单，上面有不少是我仰慕已久的省内文学名人、大腕，我才知道我虽远不是名人大腕，但我的名字就和他们排列在一起。《浙江文艺》的编辑部的一个编辑到我们县来办事，还专门把我找到县文化馆去见面，谈了一次话，鼓励了我一番。这是我最早见到的省里来的人物。1953年年底，省文联还给了我一个奖励——给我寄了一大包书来，后来文学史上读到的许多名字，就是在那时知道的。

这么说来，好像我要了点滑头、玩了个花样以后，就事事顺遂了。

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坎坷在我，是一种挣不脱的宿命。在那个连翻译作品都要调查译者家庭出身、祖宗三代和本人表现的年月里，我更多的是欲哭无泪。有一天，我在我们单位的人事处倾倒出来的字纸垃圾里，竟发现了《解放军文艺》发来调查我的背景情况的信函！难怪已经告知我要用的一组苏军在我东北境内扫荡日本鬼子时写下的诗，十分感人的，非常震撼心灵的，甚至读了不能不为之动容的诗篇，我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总是空，总是失望。原来根子在这堆垃圾里！赵本山、高秀敏、范伟演《卖拐》时，总被忽悠的范伟一仰一俯，嚷嚷“苍天啊！大地啊！”是惹人爆笑，而我当时心里呼叫的“苍天啊！大地啊！”可是声声泣血！“人事处”密室里几个识字不多的人，在特定的意识形态势境中，他们的手掌撑开就能把我笼盖住，黑麻麻的，让我无所逃于天地间。

但是，本文开头说到的两位语文教师，既然他们已经在我幼稚的心中埋下了文学的种子，那么，只要我的心不死，我的文学也就总随我而不死。

笋命中注定自己是一根竹子。

现在我在写《难忘竹笋破土时》。

记忆中，那一片茫茫雪野



打开我的记忆库，五色斑斓，五味杂陈。所有这些记忆如果好好加以发酵，就都能用来滋养我的生命，改善我自己的命运，化作我前行的力量。

有一团大雪包裹的记忆，最痛，却包含了最多的人生营养。

上高小就不像上初小。初小我上的实际上是蒙馆，就近在村里上，而上高小就得往另一个大村去。只记得去学校的路上的一切比在校读书本身好玩。从农田的田埂上走过，从小溪的木桥上走过，从树丛间走过，总有一种和农家孩子天然融洽的情景和意趣。而在这样与农事没有隔膜的气氛中行走，赤脚自然是最惬意的，没有比脚掌和泥土直接吻触更感到舒适的了。要是在小溪的沙滩上逮住一只什么，譬如逮住一只正在爬动的乌龟，那么那一天就有戏了：把乌龟装在纸盒里，前端挖个洞，下方挖四个洞，前端的洞让乌龟可以钻出半截儿头来，下方的四个洞让乌龟伸出四只脚来，然后在上课的时候放开，任它往讲堂的方向爬去，窸窣，窸窣，乌龟爬动的声音静谧中隐约可闻……所以我即使有布鞋可穿，我也仍喜欢赤脚。按规定，高小学生就一律都是童子军。童子军得轮流到校门口去站岗。夏天站岗，就家织布一条花裤衩，光赤双脚，校长进来了、先生出去了，敬礼！稍息着的双脚噙一下收拢，斜出去的军棍哗啦一下收直，立正，大拇指朝下，其余四个手指紧紧并齐，横靠在腰间的童子军棍上：这就是乡村童子军对师长行的执棍礼。那会儿也没有人觉得这很滑稽。童子军不是该有童子军服吗？没有听说过。整齐、笔挺、威武的童子军服，是我长大以后在图画书上才见识的。

够寒酸的了。但我从来不曾觉得自己可怜。苦读成风的浙中乡村孩子们，